

灯下漫笔

百姓记者

篾匠老何

◆贺红江

我是被老何精湛的编织手工技艺惊住的。青色的纤长篾丝上下飞舞，稍稍用力把柔韧且极富弹性的篾丝顺着嵌好的尺板扭紧，一片一片地交叉压实，掐头去尾，编成纹路清晰、网眼均匀的篾箕。在三峡库区小乡村陈家沟，我见到了篾匠师傅老何的现场才艺展示。不到一小时，30多根普普通通的青竹篾丝，就变成一具精巧的小篾箕，如一件艺术品呈现在眼前。

篾匠就是加工竹篾的工匠。作为一门古老的手艺，在乡村有许多人将其作为职业传承着。老何今年已过80岁，他原来并不是篾匠。30多年前，老何从县里一家事业单位后勤岗位上提前退休，回到乡下老家陪伴照料多病的老伴。后来，老伴因病去世，老何曾经彷徨过，再加上4个子女到城里相继成家立业后，空荡荡的老房子，总是有一股冷清的气息。

最小的儿子在一家媒体工作，其余3个子女也在城里创业，一直都劝说老何到城里来一起居住。

老何却执意要待在乡下。他说，这样离老伴更近一些，还能照料老伴留下来的老屋后那片竹林。当年，老伴为了能补贴家用，在屋后的自留地边角，种了一亩多株楠竹。没过多少年，由点成片，生命力极强的楠竹长成了林，楠竹材质坚韧，富弹性，大量用于建筑、农具、家具制作和生活用品等。老何提前退休后，向村里的篾匠师傅学习起了竹篾编织技术。

陈家沟有种植竹子的传统习惯，几乎家家户户的屋前门后山坡边角地带就有一笼一笼的竹子。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在工业化产品尚不充足的年代里，篾匠是农村颇受欢迎的职业。村里集体组织了一批篾匠手艺人，在镇里的牵线搭桥下，各类小巧精致且实用的篮子、凳子、蒸笼等竹制品被外贸公司或旅游产品经营户定向收购。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经常看到大人们挑着一担一担的竹制品到乡场或者城里，然后又挑回满满一担生活物资。

篾匠手艺是一门细致活，要经过多年磨炼才能达到熟能生巧的程度，许多老匠人穷其一生都在竹子上下功夫。老何在篾匠师傅的带领下，很快掌握了篾匠需具备的劈、锯、切、削、撬、织、削等基本功。作为基本功里最基本的一项手艺是熟练掌握劈竹第一关，就是要把一根完整的竹子劈成各种各样的篾。首先要将一筒竹子劈开，对剖再对剖，剖成竹片，再将竹皮竹心剖开，将乳白色的竹内髓晒干后留作柴火。根据需要，竹皮部分削为篾片或篾丝。削出来的篾片粗细均匀，适合编织容量偏大的箩筐、背篓等竹器。篾丝则适合编织细密精致的提篮、小篾箕、竹凉席等器物，或者一些极具美感的小巧编织工艺品。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量便捷耐用的塑料制品的出现，篾制品几乎被淘汰。但是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环保意识增强，人们生活品位的提高，一些竹篾纯手工艺品悄然盛行开来，篾制品又逐渐有了一定的市场。老何等一大批篾匠手艺人，早已不是当初为生计而从事这项手艺，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情怀。民间有“五黄六月不打铁，十冬腊月不织篾”的说法，现在许多年轻人也确实不屑于这些费时又费力的纯手工艺。多年来的篾匠经历，老何的双手特别是右手掌和拇指结了一层厚厚的茧巴，就像经历了多年的风霜浸透。

老何心心念念的青竹，一直萦绕在心头。他打量着手里刚编织好的小篾箕，悠悠地说：“竹子，是咱们老百姓这辈子生产生活离不开的一部分，篾匠是不会从农村匠人榜中消失的。”

的确，对于竹子，我们一直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怀。自古以来，竹与君子相提并论，竹林七贤与竹溪六逸的故事，君子爱竹人生知足，竹子因其青翠挺拔、虚怀若谷而备受历代文人雅士的推崇和喜爱。在广大的乡野，而今趁着乡村振兴的东风，一些网红大咖以新媒体为平台，直播竹器编织技艺，惹得众人乡愁浮想联翩。传统竹编也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少竹器漂洋过海远销世界。

要是在APP上选购高铁票，我首选F座或A座。皆因车内旅客满座，都是低头看手机的陌生面孔；窗外山河匆匆，却是千变万化的无量风景。

购得一张车票，附赠一路风光。行程只当一段直指目的地的去路，而不能成为养眼怡神的旅程，实在浪费了这昂贵车票的可贵附加值。

不管心中有多么明确的目标，身上背负着多么重要的使命，高铁这样的密闭空间，还是可以隔绝绝大多数俗务对人的干扰，放开灵魂随心张望沿途风光。如果奔赴一个目的地的目的就是去游览，近在身侧的千里江山，更具有了和千里之外的景区同等重要的意义。

高铁票的核心价值就是速度。子弹型车头一路追赶风，南北在东西间迅疾穿越，东西随南北急速平移，河湖接续而至，山川奔赴而来，远方的一点虚影瞬间放大为一幢高楼，模糊的一痕虚线霎时加粗成一条公路，沃野平畴一晃而过，繁华都市悠然擦肩。辽阔疆域为高铁驰骋提供了充分空间，怎能在安逸的旅途中辜负了壮美的小山河画卷？心下常想起吕祖的神诗：朝游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高铁上临窗御风穿行千里，每每让人生出仙游与壮游的体验。

最美风景不一定在要抵达的目的地，在飞驰电掣的高铁上驰骋极目之远，多有不期而遇的惊艳与震撼。

残阳孤照，沧桑黄河被辉映得如一部历史般煌煌而旷远；眼界突然阔大，大江东去浩荡没入天际云霞。这些年少时向往的壮美诗境，都是通过高铁窗口第一次亲眼领略。低山如碧螺，缓岗成翠嶂，碧柳粉荷秀水夹岸，轻舟点缀浩渺湖波。古诗中这样的江南画境，也都在高铁经由南京、苏州、湖州、杭州的途中得以印证。300公里时速，足以让风物摇曳、地脉浮荡，最庸常的山川都显得多姿多态，那些高铁长桥经过的地段，深壑空谷、悬崖绝壁更是让人心神大振。而山城巴渝之旅，高铁在崇山峻岭间一孔挨一孔的隧道中钻进钻出，一座座云生雾绕的危峦奇峰只一闪便成为身后的过往云烟，一似常恨岁月匆匆，却又期望目标个个速达的白驹过隙般的无奈人生，让人心生遗憾！

眼界愈广愈觉人生有涯，心中更生痴念，不知何时有机会一瞥云横秦岭、大漠孤烟、雪域镜湖、高原“天路”等那些已经飞驰在高铁线路上的绝色壮景！

山川河湖，多的是未经开发、默默无闻却让人叹为观止、过目难忘、心意难平的遗世盛景。倒是有些让人们慕名而去、趋之若鹜的景区，到此一游便已完成不少人旅游的自我敷衍，要么是带给人不过如此的悻悻而归。

有人觉得高铁上看风景只得大略，其实高铁



刘杜村的一条狗(油画) 李文斌

品人忆事

贾平凹的自知之明

◆胡济卫

贾平凹是文学大家，他不仅在小说、散文上卓有建树，在诗歌、书法、绘画等方面均有不俗的表现，而且大部分行当都做到了极致。到目前为止，他已出版了19部长篇小说和35本中短篇小说集，7本散文集，1本绘画集。当然，贾平凹对自己的创作也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我散文第一，小说第二，书法第三，诗不入流，没有出版价值。”他一生获奖无数，几乎囊括了包括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当代中国文学的所有奖项，这在中国当代作家里面也是屈指可数的。

农村出生的贾平凹高中毕业后因写得一手好字，被公社革委会抽到水利工地去写广播稿和刷标语口号。那个时代的贾平凹也和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怀揣着一腔文学梦，在刷完标语口号的闲暇时间里，写了大量的诗歌。据他自己后来回忆，在床底下的木箱子里，写了满满的两大木箱子诗稿，由于存在水平和质量问题，没有一家报刊愿意发表，无奈之下才改写小说，且一发而不可收。

最早看贾平凹的小说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自费订阅的有《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在那上面读到了他的《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等，语言的朴实和独特、人物个性的鲜明和别致，让他成为当时陕西青年作家当中的一枝独秀。后来又读到了他的长篇小说《浮躁》《废都》《秦腔》《怀念狼》《暂坐》等，尽

管人们对于《废都》多有臧否，大都是指向庄之蝶和唐宛儿的暧昧关系，我还是始终认为，《废都》虽然有《金瓶梅》的痕迹，个别段子的描写也存在照搬或者借用，但《废都》仍然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应该是贾平凹目前为止最好的作品。如果抹去唐宛儿这个女性形象，那么《废都》这部作品将大为逊色。我之所以把《废都》和《金瓶梅》相提并论，是因为我认为100年以后，当我们的后人要想知道20世纪末中国的社会现实时，必定会拿《废都》当作一个参照物，就像今人想了解明代的社会和世象时，要翻看《金瓶梅》一样。

喜欢贾平凹的散文是从喜欢他的随笔小品开始的。那时候我办公室订阅有上海的《文汇报》，尤其喜欢文艺副刊“笔会”。有一天，突然看到了贾平凹的《好读书》，很久没有看到这种朴实自然而新奇的文字了，那种“好读书就得受穷”娓娓道来如行云流水般的文字，让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后来又看了他的《辞宴书》，真诚而令人叫绝。能够有礼、有据、有节地主动辞掉官员的宴席，天底下几乎绝无仅有，估计只有贾平凹才能做得到。

著名作家孙犁先生是比较喜欢贾平凹的散文的。记得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贾平凹的第一部散文集就是孙犁先生亲自为其写的序。孙犁在回忆读完贾平凹的散文《一棵小桃树》后，但凡遇到刊登有他散文的刊物，孙犁都忍

山河速览

◆韩心泽

车窗的减速玻璃与零角度视觉，让你在数百公里的时速下照样分辨得清近处的历历草木，观看得到极目处的鳞鳞屋舍。我们短暂的一生，也许在高铁上才有机会有空闲直观立体地观察到偌大国土上的诸种差异与细节。

以我有限的高铁旅程所见，城市面貌大江南北趋同，乡村风貌依然丰富多变。北方村落几乎被平房一统，近年二三层楼房愈加常见，虽依旧多是平顶，错落中稍稍优化了单调的视觉。前几年经过以钢铁产能对经济支撑的冀北平原，刚见几排红色瓦顶覆成的双坡斜顶房屋，就有几排绿林闪过，闪过这几排绿涛，就又见数排红瓦白墙出露。这般简洁清爽的村落景象，如今不知有无变化。在富裕的南方乡村，漂亮的别墅式洋房整齐排列，烟雨之中，也大多覆盖硬山红色斜坡屋顶，保留了些许传统，但与明山秀水已有齟齬。浅山幽谷中尚有山村保留着旧民居，黑墙黛瓦掩映在秀林翠竹间，散落在条石铺曲径边。门前大都有一鉴明塘，由回曲的清溪勾连，漾着细波微澜，使山村显得恬淡安宁。越来越多的老村，要么被整体流转制成没有原住民的传统村落标本，要么为振兴乡村不得不拆旧布新再造美丽乡村，我只想透过车窗多看两眼这让人情感复杂的乡土中国。

还是把视角由平远切换成高远吧，旅途中的云更是气象万千。平原上空的云轻薄淡远，轻灵

飘逸；深山中的云浓郁浑厚，气势磅礴。沿海城市天边的云最为雄奇，大块大块的苍黄色云团蒸腾翻滚，如层层层上的雪峰，从海面直矗深空，凝重浓稠地扭结出狰狞万态，酝酿着暴雨与台风，也把人带进诡谲神异的渺渺遐思。什么都不想，漫随窗外大千，闲看云影变幻，也足以慰藉车窗内的迢迢风尘。

这世间不少风景，封面也许就是最好画面，供我们浏览的也许已是精华。高山大河远观或许是体验壮观的最好角度，速览或许更能感知地貌风光的气脉气韵。以观赏风景的心态对待旅程的所有风景，才可遭遇更多自己想看到的风景，而不是只参观别人想让你看到的景点。

人在旅途由此也生出两个缺点：一是匆匆一瞥中的奇山秀水不能驻留，满怀希望处的碌碌奔波却常常让人失望；二是你觉得你过去某个城市，只是去过这个城市的几个景点，你不承认自己去过某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你已坐游。

无限风光在旅途，多想用手机截留心仪的画图，可欲要留住的，偏偏错过，手机摄取到的图片，往往已不是刚刚令人心动的那帧山水。

疾驰中的无限风光，也许只能用心留住。愿目极万里、阅尽八荒后，山河能全幅铺展胸中，供浮生慢慢披览回味。

荐书架

《劳动者的荣光》:书写新时代的乡村巨变

◆王爱兵

《劳动者的荣光》展现了作家郑旺盛宏大激荡的报告文学书写功力和其他满厚重的文学修养与积淀。作家紧贴新中国建设的时代大背景，横跨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讲述了主人公袁占国从一个农村青年、一个煤矿工人到一个优秀民营企业家的成长之路和奋斗历程，讲述了他运筹帷幄带领一家民营企业，历经半个世纪风雨，长盛不衰创造的辉煌事业，和他带领这个企业积极参与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的壮举。一个民营企业能够在时代潮流中脱颖而出成为河南乃至全国有影响的企业，其曲折跌宕、辉煌壮阔的创业历程实在值得书写。这部作品是作家郑旺盛坚持为时代书写、为人民书写、为生活书写的创作态度和思想，倾注感情创作的一部讴歌劳动者创业与奉献的文学作品，是作家奉献给劳动者的一部洋溢着真诚和热情、责任和担当的文学作品。

聊斋闲品

慎独的境界

◆乔兆军

“慎独”一词语出《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其意是当独自一人而无人人监视时，也能凭着高度自觉，坚守规则，表里一致，严格要求自己，不做违德悖理之事，不做违纪乱纪之事，这就叫作慎独。

上小学时读过一篇课文《钓鱼的启示》，讲的是11岁的詹姆斯与父亲去小岛上钓鱼。詹姆斯竟然钓到了一条大鲈鱼，可是距离规定捕捉鲈鱼的时间还差两小时。父亲要求他将鲈鱼放回湖中。当时四周没有其他人，更没有谁知道他是在何时钓到鱼的，詹姆斯心有不愿，但最终还是听从父亲的要求，放掉了这条鲈鱼。从此，他也为自己能经住诱惑、遵守规矩而感到骄傲。

慎独是一种心灵独处时的生存之道。古往今来，圣人贤士，以其言其行解读着慎独的含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宰相供公职，夜间，在家处理公务，点朝廷供应的蜡烛。夜深了，公務理毕，转入私人读书时间，则吹灭朝廷供的蜡烛，转而用用私家蜡烛。家人曰：夜深人息，何必如此，又没人看见。此公曰：君子当慎独也，人此生一事，所作所为，不为给别人看，是为对自己有所要求、有个交代。君子修身，贵在慎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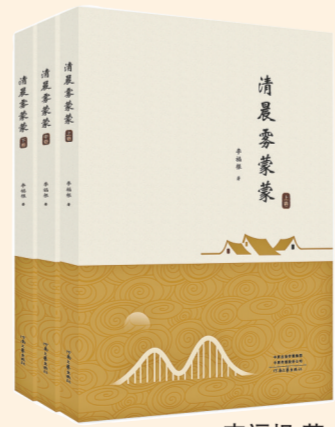
清乾隆年间，叶存仁任河南巡抚，离任时，部属们在更深夜深时送来很多礼物。叶存仁十分感慨，赋诗一首：“月白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将礼物全部退还。叶存仁不是怕别人知道，而是怕自己知道。自己都容不下收受重礼的恶劣行为，又何须别人来证明呢！这是慎独的高境界。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要真正做到慎独并不容易。不少人做人行事知道有人监督，就会注重言行；无人监督约束时，就容易放松自己。比如：在众人面前讲究卫生，没人看见的时候就随地吐痰，或乱丢垃圾；有警察时遵守交通规则，一旦路口无人值守就闯红灯；在自己熟悉的集体中谦恭有礼，一旦置身于陌生的环境就不再遵守公德。

我们还常听到一些贪官落马之后，发“肺腑之言”：“身不由己，为官不易。”言外之意是自己并没有多少错，主要是因为官场的诱惑太多，往往防不胜防，所以才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来。“身不由己”，是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嘴，管不住自己的手，就必然“身不由己”地走上歧途，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这岂能成为贪官为自己开脱的理由？

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一些诱惑，诱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诱惑不加抵制，放纵自己。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谨慎对待自己的言行，在欲望前，不生觊觎之心；在诱惑前，不动贪婪之念。走好人生每一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人生也必然变得芬芳而绚烂！

连载



李福根著

哥、姐姐想办法。”

柳林践行了他的学习计划。白天到生产队劳动，夜晚时间属于学习。为了不影响同宿舍的伙伴休息，入夜，厨房的餐桌成了他堆放课本、作业本的理想之所，在小桌子上一趴就是半夜。夏夜一点亮煤油灯，成群的蚊子扑面而来。柳林抓过稻草编成草把子，点燃后烟雾升腾，一会儿

工夫，小厨房便笼罩在烟雾里。不等烟气散尽，柳林便关上门窗埋头学习。蚊子虽然没有，但厨房内闷热得像蒸笼，柳林一“蒸”就是两三个小时。刘柳叶三年的高中生活结束了，大学校园并没有向她们这届学生敞开大门。带着深深的遗憾和期盼的焦灼心情，柳叶回到河西省。三年来，她走过了条条学无成的路，也一次次引着柳林推开任、任二位老师的家门，陪着他走出一条求学路。日子一天天过去，渐渐长大的两个年轻人埋在心底的爱情种子发芽了。1974年春天，柳叶和刘大贵一家，为二人举办了简朴的结婚仪式。

春天总是充满生机。之后不久，柳叶明离别灵泉茶场回了北京。一来一回相距八年，时乖命蹇。

柳林在河西省扎了根。1977年底恢复高考后，柳林考取到省会一所综合大学哲学系。手捧录取通知书，柳林双手颤抖，泪水扑簌簌滴落在通知书上。从下乡到这一刻，柳林在河西省度过了九年时光，他的女儿快满周岁了。

时间硬是这样被熬过去了，年复一年的煎熬，柳林饱受了难言的无奈。柳林又是幸运的。带着刘柳叶，

不，揣着整整一代人孜孜以求的大学梦，柳林踏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

柳林总归又回到了灵泉河镇，回到了刘柳叶身边。这会儿，看着病床侧身而卧的柳叶，他清晰地嗅到了那温暖的呼吸。刘柳叶醒了，她睁开眼，定定神，右手撑着病床坐起身，轻声说：“天快亮了吧，你一夜没睡？”

柳叶妈早早来到卫生院，见女儿双手捂着后腰艰难行走的样子，央求说：“柳叶，再住两天院吧。”

刘柳叶记挂着她的鸡场，担心她那些鸡，说什么都要坚持出院。柳林只好办理出院手续，又雇辆机动三轮车给娘俩送回河西省。

柳林神形疲惫地回到办公室，泡好茶刚喝了一口，罗广建推门走进来，他看看柳林的表情，说：“昨天晚上我来找你，柳眉说你在卫生院，病人不好伺候吧？”

“有事呀，你坐，坐下说。”柳林说着给罗广建倒上一杯茶。

“派出所的人去看了，什么线索也没发现。”罗广建端起茶杯看了看又放回办公桌上。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说：“有人往鸡场扔麻醉弹，紧接着柳叶被打差点送命，如果说头一天是有人想偷鸡，现在看来没

这么简单。干这事的人了解鸡场的情况，了解柳叶的活动规律，她家在河西省没得罪什么人吧？”

“我也这么想。”柳林迷茫地眨眨眼睛，“就她家那些人，不可能得罪什么人呀。”

第五章

“家礼，家礼，喊你为啥不吭气！”刘三喜冲着她面走过来时的黄家礼质问。

“俺这不赶紧跑来了。”黄家礼问，“刘哥，啥事呀？”

“去，把洗头膏、洗面奶、洗浴液一样拿10瓶。”

“刘哥，那又不能当饭吃，要那么多一下子用得完吗？”黄家礼皱着眉头说。

“那玩意黏糊糊的，有肥皂好使？叫俺用俺还用呢。”刘三喜不耐烦地说：“一个镇十多个大队，每个大队的支书、村主任都要，先拿10份堵堵嘴，不多吧。”

“刘哥，俺没那权力呀。”

“房是大队盖的，厂是大队建的，安排个人推三阻四，你们眼里有谁呀！今天这些东西俺就要了，咋啦？”黄家礼上前拉着他的胳膊，把他拉进自己的办公室。